

物犹星在 罗光成专栏



罗光成

罗光成，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理事、南陵县文联主席。作品见《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散文百家》《雨花》《人民日报》等。出版专著多部。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春天到来的时候，下班路上买回一株文竹。

文竹是我喜欢的植物，也是我忘不了的植物。师范毕业走出校门走上乡村教坛，单身宿舍里摆放的第一盆花草，就是文竹。它纤如游丝，篷如绿云，静若处子，神如哲人。风吹过枝摇曳，月照映影扶疏，俨然超凡脱俗的谦谦君子，令你心思敬畏而不敢亵渎。多少个夜晚，橘黄的灯光下，一杯新茶，浮漾着淡淡的氤氲；一部名著，一本稿纸，一支毛笔，窗外是村野的狗吠和田垌的虫鸣，文竹就这样，就这样摩挲着我的额发，摩挲着，传给我生活的激情、创造的灵感和未来的梦想。后来有了女友，有了女友的日子，文竹就自然而然渐渐淡出了目光，以至今日怎么也忆不起来那盆文竹的结果：是自然枯萎了呢？是转送于人了呢？还是进城时有意无意将它疏忽在了曾留下青春印记的山乡？

文竹在泥质的盆里生长得很惬意，

烟霞网讯 寇研专栏



寇研

寇研，作家，出版《思奔》《大唐孔雀》《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等作品多部。

唐隆元年(710)六月二十日，政变爆发。唐一代，所有宫廷政变，都有几个关键词：策反相关人士，收服禁军，抢占玄武门，杀人。此次政变亦不例外。

六月二十日，申时，李隆基身着便服，与刘幽求一道，提前潜入皇宫禁苑，埋伏于宫城苑中监钟绍京家里，为就近安排政变事宜，也是临场指挥，稳住阵脚。

向晚，借着暮色，归顺李隆基的万骑营长葛福顺、李仙凫率部分禁军，埋伏玄武门附近，等待李隆基命令。

近二更时，刘幽求谓葛福顺“天意如此，时不可失”（《资治通鉴》卷209），葛福顺领命，率军杀入羽林营，斩首韦家子弟，夺取禁军指挥权。

禁军夺权后，李隆基再令葛福顺率左万骑，攻玄武门，李仙凫率右万骑，攻百兽门，然后会师凌烟阁。

三更时分，左右万骑成功会师，整座皇城皆在掌控中，李隆基领兵肃清宫内政敌。

此时，过惯了夜生活的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资治通鉴》卷209），兵士冲进去，眉未画完，人头便已落地。公主的丈

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



纪永贵

纪永贵，笔名槐下牵牛郎，文学博士，池州学院教授，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业余爱好旧诗、书法与垂钓。

近些年，有一首诗流传很广：“孩子是因你而来，不是为你而来。”林黛玉就是典型的“借父母而生，但不是为父母而来的”。关于这一点，她的父母、她自己以及他身边的人并不知情，但是，作者与我们广大的读者却是看在眼里的。

黛玉原是灵河岸边的一株绛珠草，后来变身为绛珠仙子，为了“还泪”，追随宝玉来到人间。警幻仙姑安排她投生于“扬州盐课老爷”之家，父亲林如海，母亲贾敏。书中对林家的描写甚少，黛玉活动的主场只在贾府。

第二回在“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之前，贾雨村先“演说”过林家：“因闻得今岁黜政点的是林如海，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偏又于去岁死了……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虽说林氏是苏州人，但黛玉一直生活在扬州的官府中，贾雨村做她的老师时，她才五岁，“堪堪一

忠 贞

依然是那种淡淡的、静静的、雅雅的、幽幽的，一副清心寡欲、物我皆忘、与世无争、不卑不亢的神情，如那盆遗落在山乡的文竹一样。我忽然有些感动，我喜欢文竹，原来是因为这种叫文竹的植物，与我有一种灵魂上的叠合与沟通啊！我又在有文竹相伴的日子里久违地读书和思索；我在又有文竹相伴的日子里，重新涌动起青春的激情、奋斗的希望！可是，在一个午后，我忽然发觉，文竹翠绿之中杂入了黄斑，一尖尖篷如绿云的叶脉，从边缘，从顶端，一点一点，不易觉察地枯涩，渐至整枝整枝地枯黄。松土、修剪，不见效；浇水、施肥，不见效。是不是缺乏光照了？搬到阳台上，还是不见效。只好打电话询问盆景协会的朋友。朋友问：“最近搬开过它吗？”“搬过，原来沙发茶几靠客厅南墙，前不久搬靠了西墙，文竹也就随之搬移了。”“这就对了。”朋友像医生一样，“文竹虽不像有些花草那样娇贵，要你三天浇水五天松土，但它有个倔

唐隆政变

夫武延秀，亦被拖至肃章门，斩首示众。韦后已于梦中惊醒，伸伸懒腰，定定神，喝口水，换双轻便的鞋，一溜烟跑出寝宫。她已有了应付宫廷兵变的经验：跑，跑向玄武门城楼。她记得上次就是这样得救的。但没跑两步，便被一名飞骑砍了头。首级立时献给李隆基，以验正身。

以韦后的智商，她到死想来都不会明白，自己每一个步骤，都取自武则天，所有部门、禁军皆在掌控中，长安城还有她五万府兵，可谓万无一失了。可箍得那么紧的铁桶，为何突然就四面漏水，倏忽之间，连桶都直接崩掉，到底哪里出了错？我也不想继续帮她思考这个问题了。她一辈子只懂复制、粘贴。倘若韦后的人生是一篇论文，查重这一关就过不了，造物主会说，严重抄袭，零分！

刀剑铿锵，人声沸腾，士兵高声喧哗，欢呼胜利。上官婉儿佩戴整齐，她知道她等待的时刻到了。

众兵士提剑，欲闯上官婉儿居所，设想大门已然打开，上官婉儿现身廊下，手持烛台和遗诏草稿，率宫女出门迎接。其时宫内早已杀声雷动，血腥冲天，一团乱

脾气，就是认方向。”“认方向？”“对，它习惯于你一开始为它设置的枝叶朝向后，就再也不愿改朝其它方位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没有为什么，这是我的私家经验，一般不告诉的，老弟，你还是把它摆放成原来的朝向吧。”我赶紧照朋友的话做了。果不其然，三五日后，文竹又风姿暗流了。

我真的有些说不出的钦佩与感动。文竹，你这纤柔的植物，你这忠贞不二的植物！为了坚持认准的方向，为了实现自我的追求，你竟可以不惜代价，甚至宁愿以生命去抗争！你如此执拗地坚持一个道理，你如此坦诚出自己的高洁，在这物欲横流、追名逐利、明哲保身的世风中，得到的嘲讽会少吗？但你没有在乎，你从来就没有在乎，似乎从来也不知道去在乎。我想，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你绝不是一个人在坚持与战斗。你肯定是知道，毕竟，毕竟世界上，还有一些与你一样坚持方向和真理的人，比如，我，我们。

麻中，却见一列娉婷宫女，不为杀伐声所惊，翩然而来。一时间众将士竟有些困惑了，不知如何是好。斩首安乐公主、韦后等人，刀起头落，毫无滞碍。此刻，他们被上官婉儿的从容镇住了，不敢妄动。

史载，兵士请来将领刘幽求，眼见上官婉儿镇定地唤一声刘将军，奉上遗诏草稿。刘幽求一见遗诏，便知此事重大，亦不敢贸然做主，必须请示李隆基。

是生是死，又到千钧一发的时刻。这般险境，上官婉儿已经非常熟悉，她的先辈们也都曾亲历。每一次都是飞蛾扑火，瞬间时间景况丛生。有的人能抓住一线生机，在火的边缘飞速掠过，最终安然。有的人错过了，计算失误，判断失误……

古代帝王政治中，臣属是剑，是戟，是武器，往好里用，还是往坏里用，都看这把兵器握在谁的手里。本质上，上官婉儿与她的同僚们，如张说、魏元忠等人，并无不同，皆服务于自己主子，为主子所用。而且上官婉儿的过人之处，在武周、中宗朝的作为，有目共睹，李隆基何等聪明，不会不明白。然，李隆基终究决定，亲手毁了这把兵器。

黛玉的父母

载的光阴”，黛玉母亲便“一疾而终”，于是贾家“遣了男女船只来接”，黛玉从此告别父亲，进了贾府，这一年她六岁，直到十七岁在贾府病逝。

第十二回，林如海“身染重疾”，贾琏陪同黛玉回去探望父亲。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第十六回，“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诸事停妥，贾琏方进京的。本该出月到家，因闻得元春喜信，遂昼夜兼程而进，一路俱各平安……盼至明日午错，果报：琏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林如海的死亡夹在秦氏的丧礼中间；秦氏丧礼完毕，林如海葬入祖坟之后，“元春受封”为贵妃，然后才有省亲、建造大观园诸事，是为贾家“重振”的开始，因而凤姐对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住长了。”

除了亲自安排女儿进贾府并以自己的死亡为前提让黛玉长住贾府作了铺垫之外，林如海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举荐贾雨村进京拜会贾政，帮他谋取官职，目的是让他“乱判葫芦案”，引领香菱入贾府。

黛玉的母亲是贾母的小女儿。冷子兴说：“这老姊妹四个，这一个是最小的，又没了。长一辈的姊妹，一个也没了。”但书中并没有交待另外三个“老姊妹”都是谁，只有黛玉的母亲有全名，且与她的哥哥们“敬”“赦”“政”等都是“文”字辈的名字。贾母见了黛玉，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因为贾敏早逝，全书没有她的故事，而这样残忍的设计无疑是警幻仙姑的“杰作”，若父母健在，黛玉岂能终生寄住贾府？

死亡是文学关注的永恒主题之一，《红楼梦》里死亡相续，死法各异，均大有深意。林家一旦生了黛玉这个“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她的弟弟三岁夭折、母亲一病而终、父亲任上病故，只落得孤苦伶仃、寄人篱下、身世凄凉，但这些都只不过是警幻仙姑导演的“历劫”与“还泪”的必由之路。

诗曰：
红尘飞地隔烟萝，花样群钗死几多。
更有无辜成垫背，痴心父母命蹉跎。